

求职日本

入乡随俗

胡英子 苏珊 著

那一天

岩岩第一次感觉

自己真的成为了一个别人不想看也要多看一眼的女孩子了

入乡随俗

可以轻轻松松说出的一个成语

其中的艰辛和收获只有岩岩自己知道

求职日本

入乡随俗

胡英子 苏珊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求职日本 入乡随俗 / 苏珊, 胡英子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26-5936-0

I. ①求… II. ①苏…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10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34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936-0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阪神地震 / 001
- 第二章 访问中国 / 008
- 第三章 十字路口 / 015
- 第四章 命运使然 / 030
- 第五章 职场冷遇 / 039

- 第六章 痛痒煎熬 / 055
- 第七章 磕碰相处 / 066
- 第八章 说“嗯”是猪 / 079
- 第九章 合同风波 / 095
- 第十章 认错鞠躬 / 105

- 第十一章 年底忙碌 / 120
- 第十二章 新年习俗 / 132
- 第十三章 过情人节 / 145
- 第十四章 搬家纠纷 / 157
- 第十五章 签证受阻 / 170

第十六章 纽约之旅 / 179

第十七章 各为其主 / 189

第十八章 暴怒患疾 / 205

第十九章 恩师仙逝 / 221

第二十章 如鱼得水 / 234

第二十一章 改变国籍 / 248

第二十二章 吃亏与福 / 266

第一章 阪神地震

1995年1月17日凌晨1点钟，岩岩终于把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敲进了电脑。她伸了伸酸疼的腰身，把腿从小矮桌底下抽了出来，她一边揉搓着已经麻木的双腿，一边欣慰地看了一遍写好的论文，然后，关上煤气炉，准备上床睡觉。

周围一片寂静，密集的民宅里看不到一盏闪亮的灯光，外面嘶鸣的寒风“呼呼呼”地吹打在楼房薄薄的外墙壁上，玻璃窗都被风刮得发出了“砰砰砰”的颤动声。

关掉了煤气炉，房间很快就冷如冰窖了，岩岩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迅速钻进了唯一一处温暖的地方——被窝。啊！真舒服！电热褥子的热气温暖了已经冰凉的脊背，她用被子紧紧地裹住身子，只露出了脑袋，不多一会儿，脸就被冻得冰凉。

冬天，日本绝大多数住户都使用汽油炉取暖。这种炉子外观漂亮，体积适中，取暖效果非常好，省油节电还安全，只是需要经常去买汽油，有些不方便；另外，家里储备几桶汽油，也有点儿不太安全。岩岩所住的这栋公寓，规定只能用煤气炉。煤气炉虽然方便、安全，但费用要比汽油炉贵很多。这栋三层公寓楼墙壁薄，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可是，一旦打开了煤气炉，屋子立时就变得暖融融的；而一旦关掉了，那些热气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

她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美滋滋地享受着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看着从嘴里呼出去的热气在空气中变成了一圈一圈淡白色的哈气，缓缓地飘向了空中，她无奈地摇了摇头：“哎，还是北京的家好呀！”北京家里冬天的暖气成为此时岩岩的奢想。想着想着，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

突然，一阵晃动把岩岩从梦中摇醒。她感觉床似乎在颤悠，整栋小楼似乎也在弹跳。她自言自语地说：“风刮得真猛呀！把小楼都刮得摇摆了起来。”她翻了一个

身，又舒舒服服地闭上了眼睛。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种弹跳式的晃动又来了一次，比第一次厉害，床下面发出来“轰隆轰隆”的轰鸣声。不一会儿，那种声音变成了“轰轰隆隆，轰轰隆隆”的刺耳“摇滚乐”，随着反弹的晃动不断地冲进岩岩的耳朵里，她神经质地坐了起来。随着这种声音的放大，她的毛发都乍了起来。几秒钟后，这种弹跳式的晃动让人变成像坐在摇椅里，瞬间，又像打秋千“忽悠”一下急速向上飞起，让人又“哗”地陡然向下滑落，同时，房子也发出了“巴嘎巴嘎”木头扭曲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凌晨，这些声音显得深沉可怕。腾！那沉闷的轰鸣声变成了恐惧的怒吼声，房子在晃动，家具在震跳，碗杯在碰撞，顷刻间，岩岩只感觉天旋地转，床随着小楼一起一伏地跳起来。

突然，一个起伏，把她连人带被子掀了出去。“地震了！”随着她的惊叫，身体便重重地砸在了榻榻米上。她像一个翻滚着的皮球，在榻榻米上滚动着，“咣当！”一声，她的脑袋撞到了冰箱上。昏眩加上头痛，“哇！”她张开嘴，吐出了头天晚上吃进去的食物，被子、身上一片狼藉，她像一个醉汉，昏头涨脑地任凭身体随着小楼一起摇摆着，震荡着——

恐惧的震跳越来越厉害，岩岩的心脏随着那可怕的晃动剧烈地跳动着，跳动着——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体力站立起来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说白了，就是末日来临时的那种恐惧让她浑身不停地哆嗦着。

冰箱里的食物、果汁和牛奶随着震晃的惯力冲出了冰箱，在榻榻米上滚动着，流淌着。她惊恐地喊叫着蜷缩成了一团，任凭外面冷风呼啸，任凭楼房剧烈地震荡，脑子里一片空白……

虽然弹跳式的剧烈震晃仅仅持续了20秒钟左右，可是那种恐惧的记忆一辈子都刻在了岩岩的脑海里。

滚落在榻榻米上的小闹钟，指针停在了5点46分。

接下来的震晃，时而持续一会儿，时而又歇息一下，时而剧烈地摇晃几下，时而又微微地颤抖几秒。

寒冷的房间里，除了榻榻米上滚动着的瓶瓶罐罐的相撞声，就是岩岩发出的惊叫声。此时，街面上安静极了，住户们都躲在各自的住宅里经受着这场恐惧的大地震。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因而在建筑设计上有着严格的地震设计规范，在施工上更是严守材料的强度与硬度指标，精心施工，就连一栋二层住宅小楼，也是按照地震设计要求，把建筑钢材一根不少地埋进建筑物体里去。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建筑防震技术，因此，地震发生时，大家都会待在房间里，快速地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另外，日本人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地震训练，因而，当地震发生时，他们能够比较镇定地去面对。

隔壁山下的房间里，时而传过来惊叫声，时而传过来身体摔倒在榻榻米上的“咕咚！”声。山下的惊呼声带给了岩岩一种力量。“在我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我们是患难与共的邻友！”她猛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冲到了壁柜前，费力地推开了壁柜门，用尽全身的力气敲打着那层薄薄的墙壁，急促地喊着：“山下，山下，你怎么样？”

“我这边没事。”透过薄墙，山下也大声地喊着：“你还好吧？我们躲在桌子下面，不能跑出去！”

两姐妹相互鼓励着，相互提醒着，任凭摇晃，任凭震荡，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小屋。

地震，这个可怕的字眼把岩岩的思绪带回到了恐怖的1976年7月28日，那时，她正在农村插队。那一天的凌晨，砖土砌起来的房屋在一阵剧烈的震动下摇晃起来，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沙土落在了酣睡着的岩岩的脸上，箱子里的物品在里面晃动碰撞着，地下传出来的“轰隆轰隆”的响声就像奔驰的火车。她被震醒了，本能地坐了起来，猛然，她好似醒悟到了什么，大声惊呼着：“地震！地震！赶快往外跑呀！”慌忙中，她掀起一条被单披在身上，不顾一切地打开大门冲进了雨中。随着她的行动，屋子里的女孩子们也失魂落魄地冲出了屋门。惊魂未定的女孩子们站在雨中，呼吸不匀，恐惧地望着那排房子。不知谁突然发出了一声怪笑：“我们没穿外衣呀！”女孩子们这才定下神来，发现了各自的狼狈样子：有的只穿了三角裤衩，裸露着上身，有的穿着胸罩，有的穿着小背心，大家相互望着，望着，然后，站在雨中，“哈哈哈哈哈”地傻笑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大队干部心急火燎地跑进知青住的院子里，这群傻丫头见到了那几个村干部，就像被马蜂蜇了一样，大声惊呼着，捂着胸脯又跑进了各自的房间。就在此刻，一次更加猛烈的震动袭来，一根房梁从房顶上“噹”地砸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刚刚进屋的一个女孩子头上，她还没有喊出一声，便被压在了房梁的底下……

那是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它夺走了岩岩同屋好友的生命！地震，让岩岩记住了那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

她胆战心惊地紧裹着被子蜷缩在书桌底下，此时，她非常害怕。她害怕那可怕的震荡会把小楼薄薄的墙壁震裂，害怕自己被甩出屋外，害怕自己从空中被狠狠地摔落到地面上，粉身碎骨！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紧紧地把身体裹在了被子里面。

大的震荡过去以后，又频繁地来了几次小震动，逐渐地震荡微弱了下去。

天空泛起了鱼肚白，电车像往常一样“隆隆”地从远处驶进了车站。“啊，电车还

能行驶，说明铁轨没有受到损害，交通没有出现问题。”岩岩自言自语着，慢慢地从书桌底下爬了出来，打开了电灯。

窗户上结满了冰霜，她浑身哆嗦着，一边哈着气，一边无奈地看着榻榻米上散落的食物及瓶子、罐子、流出的牛奶和果汁。她脱掉了沾上果汁的睡衣，重新打开煤气炉，开始清理榻榻米上的食物。

这个时候，隔壁山下敲着薄墙，急促地问：“岩岩，你有热水吗？”

“有，你要干嘛？”岩岩隔着墙壁回应着。

“我的煤气出问题了，不能烧热水了。我的嗓子干得直冒火，想喝一点热水。”

“你等一下，我给你送过去。”

山下的样子十分狼狈，她穿着一身睡衣站在门口，目光惊恐，浑身瑟瑟发抖。她一边接过岩岩的热水瓶，一边说：“太可怕了！我以为末日来了呢！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晃动呢！”

恐惧的地震没有把岩岩居住的三层小楼震倒，真是大幸！要不是小楼的钢材有弹性，韧性好，要不是钢材与墙板钩挂得结实，小楼哪能经得住那样的强震？

不到8点，山下敲响了岩岩的房门，她的神态显然安然了许多。“谢谢你送来的热水瓶。我要早点去公司，我想，办公室现在一定是凌乱不堪的。我们晚上见。”说完，她急匆匆地走下楼梯。

岩岩清理了房间后，简单地吃过了早饭，正要出门，侄子从大学打来了电话：“小姑，你在东京没有事吧？”

侄子的问候让岩岩心里充满了温暖，她有点哽咽地问：“你在大学还好吧？那里没有发生意外吗？”

“我们大学的房子都是混凝土浇筑起来的，结实得很。小姑，你在东京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岩岩知道侄子是到外面的电话亭打电话给自己的，她想象得到站在冰凉刺骨的电话亭子里，手里握着冷冰冰的电话筒的感觉，不禁一股热泪涌出了眼眶：“你自己也得多注意安全呀。外面冷，赶快回宿舍去吧，谢谢你，我要去大学了，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在这场可怕的大地震中，尽管岩岩极度惊恐，但是，因为有自己的亲人也在这片国土上生活，她的内心不再那样孤独与不安了。

电视新闻第一时间报道了地震以后的阪神，里氏7.2级的强烈地震给阪神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看着画面上那些倒塌的住宅、扭曲的铁轨、坍塌的高架桥、

裂开大缝子的道路和塌陷下去的地面，岩岩的心情非常沉痛。屏幕上不断出现新的信息，道路堵塞、民房烧毁、很多建筑物屋顶断裂、整栋楼体折倒在一边、遇难者的遗体……看着，看着，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种强烈的愿望让她想马上见到自己的导师，她必须立刻去大学。

她匆匆地走在街道上。冷风呼啸，寒气袭人，外面的情况让她感到愕然。街道、房屋，看不到刚刚发生大地震的迹象。那些上班族的男人们虽然神态凝重，但仍像往常一样西装革履，大步流星地走向车站；女人们依然迈着小碎步，衣着整洁，镇定自若地朝着车站走去；老婆婆们清扫着自家门前的道路，不时地聚在一起相互问候一句“你家里没有摔坏东西吧？”“嘿，幸亏是榻榻米，掉下来的花瓶没有摔坏。你们家还好吧？”“我家厨房里有不少东西掉了下来，还好，没有伤着人。”街道上听不到嘈杂的议论，行人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慌乱，可是，人们的脚步却比以往快了许多。

电车里不像往常那么拥挤，人人脸上都显得异常严肃。幸运的东京人，此时，他们的心里一定在记挂着阪神的人们吧！

岩岩的导师川上教授在退休前，把她推荐给了自己的学生，系里另一位教授，佐野。这样，佐野就成了岩岩的现任指导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古建筑及古建筑保护与修缮的专家，因此，岩岩的研究课题也随着新导师而转成了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保护与修缮的研究。由于是川上师长的介绍，佐野对岩岩非常上心。

说来也巧，佐野教授出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能说一口东北话。他是一位热心，并善于帮助留学生的教授。他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也不讲究穿戴，一米五几的个头，一头灰白色的短发，粗粗拉拉地随意散落在脑袋后面。他说话声音不大，却很幽默。他说话时爱笑，好像是一个永远没有烦恼与忧愁的人。

川上教授退休以后，发起并创建了东京古建筑保护协会。协会的任务是对东京有历史意义及价值的建筑、街巷和民宅给予保护及修缮。即使是摇摇欲坠的一间不起眼的民舍，只要有历史价值，协会也会与政府部门商谈，竭尽全力地把它保留下来，并募捐筹款对其加以修缮。修复东京车站让川上教授为之投入了余生的精力。

东京车站是一座仿照十四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用红砖砌筑而成的宏伟建筑。它的八角状的圆形屋顶和西洋风格交错的建筑内部，以及层层叠叠的巨大空间，既彰显了它的浑厚深奥的古典美，也体现了其经典别致的现代风格。自从东京车站1914年启用以来，它就是东京交通枢纽，交织错落的轨道四通八达，是通往日本各地新干线的起始站。这座别具一格的钢架砖混结构的三层建筑，即使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但依旧傲然地矗立在那里。它是二战后东京仅存下来的砖石结构建筑之一，被政府批准为重要文化遗产。

佐野成为川上教授在东京古建筑保护协会里的助手。他经常开玩笑：“我们的工作就是为破旧的建筑修修补补，哈哈！”其实不然，东京车站建筑的每一处修缮都渗透着协会为之煞费苦心修补复原的心血。川上教授曾经告诉岩岩：“协会的工作是要把破损残缺的建筑复原成原状，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原汁原味，所以，修复是不能添枝加叶的。”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岩岩开始了新的课题研究。

强烈的地震过去后，东京依然不时感到轻微的余震。

岩岩急匆匆地走进研究室，一眼就看到了佐野教授，他的旁边坐着美国纽约大学的客员教授大尼，他们正趴在桌子上看一张大地图。岩岩一边问候这两位教授，一边风风火火地走到他们面前。

佐野抬起头来，眼睛里带着血丝，眼皮有点浮肿，他笑了一下：“呦，你来得很早嘛！怎么样？日本的地震没有吓坏你吧？”

岩岩做出一个慌乱的样子：“好可怕！我真怕自己被甩出楼去！教授家里不要紧吧？”

佐野“哈哈”地笑了起来：“这比我小的时候听到的枪炮声好多了。我们国家是岛国嘛，地震是常有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不过，这次地震我们损失严重呦！”说完，他收敛起笑容，严肃地看着岩岩：“对不起，今天我们不能坐下来谈论文了，我马上就要去阪神，他跟着我一起去。”他指了一下身边的大尼教授。

大尼教授与佐野教授共同做古建筑保护与修缮的研究课题，他会说一点日语，五十多岁，灰黄色的头发，尽管经过风吹日晒的脸庞已变得粗糙，但皮肤的白皙仍依稀可见。他和蔼可亲，穿戴也很朴素，一点也看不出教授的身份。他几乎天天都来研究室，然后，就到外面去考察，风雨无阻。他与佐野就像兄弟一样配合默契。因为岩岩是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的学生，他对岩岩的印象很深。

大尼认真地对岩岩说：“我们去阪神调查毁坏的建筑物，然后，评估如何维修和重建。这对我的研究很重要！有机会研究大地震后的建筑修建，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佐野不停地摇着头：“这一次，我们国家损失非常严重，我心里好难过。”

岩岩看着两位教授的脸，忐忑地对他们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阪神。”

“不行。”佐野立刻就摇着脑袋：“我们是集体活动，川上教授也一同去，研究室有几个学生一早就开车走了。这次去的都是男人，你一个女孩子跟我们去不方便，再说，这里要有人看家。你留在学校多搜集一些资料，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佐野用

坚毅的目光，镇定地看着岩岩。

岩岩的眼睛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她真的很想参加这次调研活动，为阪神大地震，为受灾的日本人民做点什么。望着这两位衣着素朴，头发蓬乱，一脸疲惫，但精神盎然的教授背着沉重的背包，步履稳健地走出研究室的大门，她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失去了实地做调查的机会，她感到很失落。

一个星期后，佐野与大尼风尘仆仆地从阪神回到了东京。

佐野表情严峻而又僵硬，眼睛里含着泪水对岩岩说：“我真没有想到这场大地震夺走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每当我看到一具尸体从楼板缝隙中被拖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都会剧痛一次。道路塌陷得很厉害，立交桥扭曲断裂倾倒在一边；住宅大楼的屋顶被掀了下来，半个楼房坍塌，有的墙体垂挂在空中；死了很多老人和孩子；现在，还有很多人被压在楼板下面，援救人员不停地日夜搜索抢救。唉！真是天灾呀！灾区现状惨不忍睹！损失巨大呀！”

岩岩看着佐野疲惫的脸庞，听着他发自内心的感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为自己没能参加此次的救灾活动而深感遗憾。

佐野一回到东京，就与川上教授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探讨震后的修复与重建计划，岩岩也立即就投入了研究小组的工作。

作为一名接受过日本民间奖学金援助的留学生，岩岩想，她一定要做点什么来表达自己对日本人民的谢意，她去了银行，为灾区人民捐了1万日元救灾款。

第二章

访问中国

川上教授与其他教授一起完成了阪神地震的考察报告后，马上开始着手做胶片整理工作。他一直以研究西班牙建筑为主，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去西班牙做建筑考察，因此，他收集了大量的西班牙古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照片，并对西班牙文化与民俗了解颇深。他退休以后，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及修缮方面的工作，另外，还学习西班牙语，并在自己的建筑设计所里做一些设计工作，他似乎比退休前还要忙。

为修复东京车站，川上教授不懈地做着努力；古建筑保护协会的退休老教授们不顾年事已高，攀登高梯去描画已经失去色彩的屋顶，冒着风雨去检查车站漏雨之处……这些老教授们用自己的学识，用自己的余年努力修复这处东京的文化遗产，劳而无怨，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奉献，必将会在东京车站修复的历史篇章中留下厚重的一笔。

一次，岩岩给川上打电话，夫人抱怨道：“我以为他退休了，我们总算有时间可以出去走一走了，可是你看，现在他连周日都不在家了。”

岩岩把自己想参加东京古建筑保护协会的想法告诉了川上，老教授很高兴，即刻就寄来了申请表。他告诉岩岩：“协会目前已经发展成有四百多人的队伍了。我们现在还是在为东京车站的修缮做工作。那里有不少地方需要修补和重新上油漆，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会员去做的。你知道吗，协会里有不少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呀。大家都在为这座建筑尽力，我这个理事长还要加油啊！下个星期协会的活动是研究如何把车站里有裂缝的墙角修缮好。希望你能参加进来。”岩岩欣然答应下来，她成了这个协会的会员。

对退休以后的生活，川上显得很快乐：“过去在大学教书，没有时间享受生活，无

暇顾及兴趣爱好，现在总算可以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了。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东京车站这座文化遗产建筑尽一些力。”

川上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不仅仅局限在退休之前对工作的尽心尽力上，他对退休以后的生活也尤为看重，为社会尽力成为他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既充实，也很有意义。他做公益活动，也义务做设计，并不辞劳苦地为东京车站的修缮搞调研与设计，奔走于政府部门和社团之间为修缮到处筹款。他夫人无法阻拦丈夫为社会尽义务，夫妻俩便各自寻找各自的快乐。夫人喜欢旅游，便经常与自己的同窗好友结伴出行。

岩岩定期参加协会的活动。在那里，她看到了日本建筑家们是如何保护古建筑的，如何对有价值的古建筑进行细致的调研、精心的设计及精细的施工。在这支队伍里，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满头银丝的中老年人。当岩岩看到他们一丝不苟地工作时，一种深深的触动油然而生：老年生活不能只是看看电视，照看看第三代，老人们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情，为社会尽义务能够成为老年生活的精神寄托。

川上依然是岩岩侄子的保证人，只要这个大男孩需要证明材料，无论他多忙，一定会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到政府部门去办理相关的材料，然后，以加急邮件寄给侄子。

另外他还为两名中国留学生做保证人，一做就是几年。在一次聚会上，岩岩见到了其中的一个从上海来的留学生，他们一起议论了起来：“老师对我们这样好，我们应该报答一下这位恩师嘛。这个暑假，是不是请老师去中国看一看呀？”

上海同学立刻表示：“就是嘛，教授为我们做保证人真是难能可贵呀。我认为这个主意好。刚好，我也想回去度假，我们可以分分工，看看怎样把老师的旅程安排好。”

当岩岩把这个计划告诉川上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激动：“是吗？我一直计划找时间去中国呢。我们与中国隔海相望，我这个学建筑、教建筑、搞建筑的，不去中国看看，一生都会遗憾的。现在，你们国家正在迅速发展，我更想去看一看。哈，这个暑假我把去西班牙的计划改为去中国吧！”川上没有半点犹豫，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计划。

老师的决定让岩岩很是兴奋。她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她以前在中国工作时的老领导，对方立刻就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川上教授能够指导他们公司的设计工作并想合作一起搞项目设计。

川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哈哈”地笑了起来：“这是一件好事情嘛。如果能够在你们国家做几项设计工作，对我的学生们是很好的锻炼。你看我们的时间够用吗？”他用信任的目光看着岩岩。

“让我好好安排安排。您愿意在北京逗留一个星期吗？”

“不行。我们有一个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学术会议，这是一定要参加的，这对东京车站保护很关键。”

“我明白了。”

接下来，岩岩开始筹备去北京的事宜。上海同学说：“我们兵分两路照顾老师吧，你分担北京的旅程，我承担上海的旅程，这样，你就不用再飞到上海了。”

川上的大女儿一听说父亲要去中国，便整日缠着他，一定要父亲带着她去中国。川上明确地告诉她：“带你去中国可以，但是，机票你要自己负担，另外，你能请下假来吗？”

大女儿一听高兴得蹦了起来：“只要您带我去，一切费用我都自己掏。我有公假，您不用担心。”

川上的大女儿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每天忙忙碌碌没有空闲时间，请假外出旅游就成了一种奢侈。在日本的公司里任何人请假外出，留下来的工作便会分摊给大家，因此，员工很少请长假去旅游，可是，她无论如何也要跟父亲去一趟中国。

岩岩双手赞成川上的女儿去中国的想法，这样，既可以避免他人对自己的猜测，老师又不会感到寂寞。

1995年夏天，岩岩在北京机场迎接了老师父女。他们坐在车里，岩岩关心地问：“北京很热，你们受得了吗？”

“还好，就是感到很干燥。不过，北京没有湿热感，还是比东京的夏天舒服一些的。”大女儿感触挺深。

车在机场高速公路上奔驰。岩岩向老师做着介绍：“北京将要建一座大型国际机场。现在有不少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中日合资企业逐渐多了起来。”

夏日炎热的气流没有给他们带去不适，反而让父女二人一脸的兴奋。川上对车外闪过的一切景致都感到很新鲜，他自言自语：“你们现在的建设就像战后东京的建设一样呀！”岩岩点着头：“是啊，北京变化得太快了，一天一个样，连我这个地道的北京人都快不认识它了。”

车子很快驶进了市区。岩岩把老师父女安排住进了一家新建成的宾馆里。她回到家

后，连声向妈妈道歉：“妈妈，对不起，我这次回国没有很多时间陪您，下次弥补吧。”

年迈的妈妈看着女儿大汗淋漓的脸，慈祥又疼爱：“孩子，能够带着老师来北京看一看，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让老师玩儿好。”

第二天一大早，岩岩过去的老领导就派来了小轿车去宾馆接老师父女。当岩岩与哥哥一起走进宾馆大厅的时候，老师父女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期待，大女儿兴奋地说：“昨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太激动了！嘻嘻嘻。”然后，她趴在岩岩的耳朵边上小声地问：“哎，那个人是谁呀？”

“我哥哥，我侄子的父亲。”

“哈，真帅呀！”她小声赞美了一句。

岩岩的哥哥一定要尽地主之谊陪儿子的保证人去爬长城。他们坐在车里，川上告诉岩岩：“车费由我来付。”

岩岩笑着说：“老师，这是我工作过的公司派来的小轿车。公司跟您还有事情要商谈呢。”随后，岩岩把这几天的安排说了一下。

他的大女儿担心地问：“父亲去工作，是不是我就要待在宾馆里了呀？”

“你不是教授的秘书吗？”岩岩俏皮地看了她一眼。

这句话逗乐了所有的人。她高兴地拍着手：“就是嘛！父亲，你是要付我工资的。”

川上“哈哈”地大笑了起来：“这样吧，我包你的饭费吧！”

一行人来到长城脚下，长城雄伟的气魄吸引了老师父女。他们本来是打算坐缆车上长城顶的，可是，雄伟壮观的长城改变了老师的初衷，他兴致勃勃地问岩岩兄妹俩：“我们还是爬上去吧！怎么样？你们能爬山吗？”

娇小的大女儿望着长城峰顶吸了一口气：“父亲，您爬得上去吗？”

“搞建筑的，就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上去的。”川上白了一眼女儿。她吐了吐舌头不说话了。

岩岩看着哥哥，有些担心：“你成吗？”

“我都能爬上泰山呢，这点高度不在话下。”哥哥很是自信：“走吧，一起爬长城！”

岩岩一边爬长城，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她自感历史知识不足，气喘吁吁地时时请教身边的哥哥，然后，再回答老师的问题。

哥哥在一边不停地称赞：“你们老师真棒！你看他，连喘都不喘，爬得还挺快的。”

老师已经65岁了，但他比任何人爬得都快。长城越往上越陡峭，他却越来越兴奋，

大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老师第一个登上了顶峰，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他站在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双手叉腰，任凉风吹拂，他的衣衫被风吹得鼓起一个大包。他一边不停地赞叹着，一边瞭望着四周的群峰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绵延万里的长城，一边又“咔嚓，咔嚓”不停地按着相机快门。

他的大女儿气喘吁吁地终于也爬到了峰顶。云层罩着山群，翠绿的松柏矗立在半山腰上，蜿蜒不断起伏盘绕的长城就像一条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令人震撼。这雄伟壮观的建筑是中华民族的丰碑，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历史古迹。为长城献身的人们为中华民族建筑起一座流芳万世、举世无双的世界文化遗产。

川上看着这座被日本人称之为雄伟建筑的长城，眼睛微微地发红。他感慨万分：“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就想来中国看一看雄伟的长城，现在，我的梦终于实现了！长城真是太美了！”

他的大女儿很有意思，站在山顶上，望着绝美的风景，悄悄地问岩岩：“哎，我能跟你哥哥合个影吗？”说完，她的脸上染上了一层红晕。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岩岩笑咪咪地把她带到哥哥跟前，笑着说：“她想和你合个影。”哥哥爽朗地笑了。

事后，她告诉岩岩：“你哥哥长得太帅了，嘻嘻嘻。”

当晚霞照在山腰上的时候，老师父女俩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长城。老师掏出日元，执着地递给岩岩：“我来付车费吧。”

“这次北京之行，一切就包在我身上了。”对老师一家给予自己的帮助，岩岩一直想找机会报答。现在机会来了，她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

回到宾馆，岩岩的哥哥请老师父女一起吃晚饭。他们一走进包间，岩岩就看到了嫂子和另一个侄子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岩岩向老师介绍了自己的家人。他眼里充溢着浓厚的谢意，一边鞠躬，一边歉意地说：“这太奢侈了。”

哥哥对教授一家对自己儿子在日本留学期间所给予的照顾念念不忘，老师此次来北京，正好给了他一个回报的机会。哥哥和嫂子精心点的菜肴让老师大开眼界，他高兴极了：“这一次，我们吃的都是正宗的中国菜啦！”

大女儿悄悄地对岩岩说：“我这次跟父亲来值了，嘻嘻嘻。”她不好意思地一口接一口地品尝着色香味美的菜肴，赞不绝口：“还是中国菜好吃。”

岩岩按照计划带着老师去了她以前工作过的公司。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市重点建筑装饰公司了。老领导亲自接待了川上教授，岩岩成了翻译。老领导在会上讲，